

编者按

都说湘女多情,可如果仅仅用这样的印象来形容湘女,估计我大湖南都不会答应,因为她们还可能多才、多艺、多金、多福……但是,在这里,我们不想刻意美化湘女,我们试图用平民视角贴近14个市州的女子,看看不同地域的湘女有着怎样不同的魅力。在这里,她们可能是美丽的、聪颖的、温柔的,也可能是火辣的、彪悍的、柔中带刚的;在这里,她们都是一个个带着烟火气息的邻家小妹,隔壁大嫂……

细读湘女

## 岳阳女子,大开大合的洞庭湖气势

追溯“湘女多情”的源头,就要追溯到岳阳君山,那丛“泪迹”斑斑的湘妃竹,还有“舜崩苍梧,娥皇女英二妃沉于湘水”的爱情绝唱。岳阳,是湘女多情的源头,那么岳阳女子,浸润在丰厚的历史人文中,又会如何诠释湘女多情呢?



陈晓丹

资深媒体人,先后任湖南广电《湖南广播电视报》、《金鹰报》编辑部主任、经世图书负责人《芒果画报》主编,芒果影视品宣负责人。现为自由生活家、文化围观者,艾罗堂文化联合创始人。

岳阳女子有深刻的洞庭湖性格。她们深受八百里洞庭的影响,有气吞山河的一面,有波云诡谲的一面,也有浪漫多情的一面。横无际涯的洞庭湖,接纳湘资沅澧等大江大水,又由松滋、虎渡、藕池、调弦四口北上长江,滚滚东流,古老的云梦泽在西边诉说着旧梦……星罗棋布的湖泊河流、美丽的爱情传说,让岳阳的山水和女人都蒙上了灵动变幻之美。

岳阳女子有海纳百川之容,包容万物之度。她们待人质朴热情,极富情商,给一位长沙知青老艾留下了永恒的美好记忆。

1968年,老艾插队落户到岳阳县荆州乡时,年仅16岁。带队领导把她交给当地住户后就消失了,“简直是两眼一抹黑,扛着一丈布票换来的被窝铺盖,想着前路茫茫,想哭”。

老艾落户在公社书记的家中。书记有个与她年龄相仿的女儿,因为长得白,叫“啪(白)伢子”。啪伢子又热情又漂亮,自从老艾来家住下,两人一同出工一同回家,形影不离。老艾没做过农活,又没有力气,

啪伢子就专挑重活累活,好让老艾轻松点。家里的伙食,除了饭就是青菜,少数有肉星子吃的时候,啪伢子就会拼命让给老艾吃。当然,老艾也是善良勤劳的长沙姑娘,两人你让我我让你,谁都不肯吃那些肉星子。

每半年一次的探亲,老艾要挑着行李,徒步30里泥泞的土路到黄沙街搭火车,啪伢子每次都会护送她走这段艰难的回家路。三个小时里她们轮流挑行李,谈笑间就走到了黄沙街。细心的啪伢子用她的方式,温暖着一个知青郁闷孤独的心。

艰苦岁月沉淀出芳醇的友谊,老艾和啪伢子成了一对异性亲姐妹。八年后,老艾结束知青生活,挥泪告别啪伢子和荆州乡亲。这八年,她穿过蓑衣斗笠,扛过锄头,喂过猪,蹲过供销社……青春看似碎落一地,但她从不后悔,岳阳女人的坚韧和乐观已输入她的血液,成为永不凋零的财富。

那些精明能干的岳阳女人,能把大米变出米粉、米糕、米酒、糍粑、汤圆、粽子、爆米花、竹筒饭、粉蒸肉等各种形态,她们劳作、祭祀及衣食住行都与洞庭鱼米乡紧密相连,因而格外感恩自然,也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。

洞庭湖善变,丰年时固然带给人们充足的食物和稳定的生活;灾年时洪水泛滥,却又成为高悬在水乡人头上的一汪祸水。在与自然的共处中,岳阳女人完备出系统的船俗渔俗、祭祀及社会礼仪。她们逢庙必躬,信仰各路神灵,精神极有寄托。

在岳阳县的普通农家,哪怕生活再艰苦,女人们也会把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,即使身着补丁衣裳,也很有尊严和礼数。岳阳县柏祥方言有个古老习俗,

他们称女性长辈为“爹爹、细爹、某爹、伯伯、爷爷、舅舅”,称同辈女性为“哥哥”,称女儿为“崽”,这种女性称谓男性化的风俗来自上古,起源于男尊女卑的思想,至今却演变成一种对女性额外尊重的礼仪。

“天地之气,恒生于动,而不生于静。”洞庭湖的变化无常,客观上造就了岳阳女子的忧患意识和变革精神,只有趋时应变,才能日新而不困。很多岳阳女子因此走出洞庭湖,走向更广阔的城市新天地。

电视湘军的“拼命三娘”里不乏岳阳女子,她们性格外向,喜欢“折腾”,从主持人李湘、赵靓到笑星何晶晶,她们换过的电视台、走过的路、折腾过的新节目、持续带来的新感觉都比其他同行多,原因就在于她们有着湖水般奔放的心。

更多荧屏背后的“拼命三娘”则低调得多,她们会择机跳槽,在不断诞生的新平台上寻找机会。我的好友安和文,在短短十年间跳过三四个单位,简直是奥林匹克精神“更高更快更强”的跨界表演。对此永恒的“下一站天后”,我感佩之余不禁发笑:你们这样,也好意思叫“安”或者“文”吗?

屈原曾在《九歌》中留下词藻辉煌、情感热切的《湘夫人》一章:“帝子降兮北渚,目眇眇兮愁予,袅袅兮秋风,洞庭波兮木叶下。”从湘妃到湘夫人,历代文学作品早就定格了湘女的神谱形象——多情温柔,忠贞不二。

而在现代生活中,湘妃旧地的岳阳女子早已突破“为情所困”的悲情形象,体现出自由奔放、大开大合的洞庭湖气势。

编者按

前不久,凤姐即将拿到美国绿卡的消息传遍朋友圈,网友们感叹:“曾经被我们取笑的女人,凭着自己的努力,就快成为美国的合法公民了。”事实上,凤姐的“走出国门”之路不同常人,甚至可以说是“极品”。这是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代。如今,中国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因为留学、工作或婚嫁等原因而远赴他国。在异国他乡,她们的生活如何?是开启了新的人生大门,还是“身在曹营心在汉”?为此,本报开设专栏“她在海那边”,讲述中国女性,尤其是湘妹子在海外的欢喜与忧愁……

她在海那边

## 不擅腊味,却懂“湘”音

提到湖南人,我想起我在硅谷结识的索非亚。那时我还年轻,住的小区有个游泳池,我经常去游泳。



海云

美国华文作家。南京人,1987年赴美留学,海外文轩作协主席。代表作《生命的回旋》、《海鸥》等。

一天,游泳池里开始还有几个美国人也在游,渐渐地,人都散了,只剩下我和一个黑头发的东方女子。她看上去比我大一些,短发,大大的眼睛对我闪着友好的光亮。看见她温暖的笑容,我也报以友好的笑脸。于是,她问我是不是中国人,我点点头,她很兴奋,连忙说:“我也是!”我自然地问:“你是哪儿人?”她用一种我小时候就很熟悉的伟大领袖的口音回答我:“弗(湖)南人!”

我和她都大笑了起来,我说我是南京人。她睁大眼睛,说:“我爸妈在南京住过,后来才离开的。”就这样聊着天,我才知道她来自中国台湾,祖籍湖南。

我有些奇怪,她出生在台湾,湖南话却说得那么好。她告诉我,她从小在眷村长大,眷村里的人来自各地,其中有不少湖南人,她便由此沾染了乡音。在家里,她的父母都是说湖南话的,她还说她妈妈做的湖南腊肉比硅谷那家湖南餐馆的要好吃得多。

我还了解到,她的家就在我们停车场的另一边。

她有两个读中学的孩子,一个儿子一个女儿,她在一家电脑公司做会计,她的先生是电脑工程师……我们聊得很投机,忘了时间,直到一个牵着两条狗的东方男人走到游泳池边叫着“索非亚”的名字。她对我说:“哟,我老公来找我!”她又对那个男人挥挥手,指着我说:“我认识了一个新朋友,她也是中国人!”

索非亚的先生名叫皮特,很和蔼,喜欢狗,一养就是两条,一条大型的金毛犬,一条小型的吉娃娃。我很高兴结交了他们这对夫妇,因为他们是那么幸福美满。

索非亚夫妇都喜欢唱歌,他们每周周末都会邀几个家庭聚在一起,吃美食、唱卡拉OK。知道我也喜欢唱歌,他们便把我也拉到这个唱歌的小圈子里。

唱歌聚会上,大家都各展其能,尤其有个来自台湾的太太,很会做各种台湾小吃,什么糯米油饭、贡丸汤、蚵仔煎等等。索非亚大部分时候只带水果,我问她怎么不带点湖南腊肉之类的。她说从小与妈妈对抗,她妈妈喜欢打湖南麻将,而她一听到麻将稀里哗啦的声音,就有种要发疯的感觉。有次,她一把掀翻了妈妈的麻将桌,被妈妈举着竹竿满眷村追打,她躲在小朋友家的床下整整一晚……与母亲对抗,她也就没有继承母亲那一手地道的湖南菜。她说,其实挺后悔的,“要是我会做湖南腊肉,也就不用带美国水果来聚会了”。

大家一起唱歌,索非亚特别喜欢唱一首《酒干倘

卖无》,确实也唱得很好。她个头不高,最多一米五八左右,但是唱高音一点也不费力,把这首歌表现得高亢、激昂、悠远又带点悲伤,每一个字、每一个音都拿捏得恰到好处,比原唱苏芮毫不逊色,而且有她自己的风格。索非亚说,她特别喜欢这首歌,因为电影《搭错车》讲的也是眷村的故事,每次唱这首歌,都会令她想起在眷村度过的岁月。

一次,我唱了李谷一的《乡恋》,他们没听过,听完都说:“真好听,这么美的歌曲是出自哪位歌手?”

我告诉索非亚,李谷一是她的老乡,湖南人!我从电脑里找出李谷一的资料 and 照片给她看,她连忙对周围的人说:“看吧,我们湖南女人就是漂亮!”

在下一次的唱歌聚会中,索非亚说要唱她老乡唱过的歌,她说她在家练了好几天了。我们都坐下来静听,索非亚打开麦克风,柔美的声音响了起来:

你的声音/你的歌声/永远印在/我的心中/昨天虽已消逝/分别难相逢/怎能忘记/你的一片深情……

听着索非亚深情的演唱,我的眼里竟然泛出了泪花,一种感动在我心底流淌。这个娇小的湖南女人,其实从来没去过湖南,因为麻将而对她的湖南籍“母亲”从小就充满了抗拒心理。但是,她唱这首故乡人演唱的歌曲,却一下就抓到了的灵魂。那歌声如此动人,如此打动人!

真是血浓于水啊!